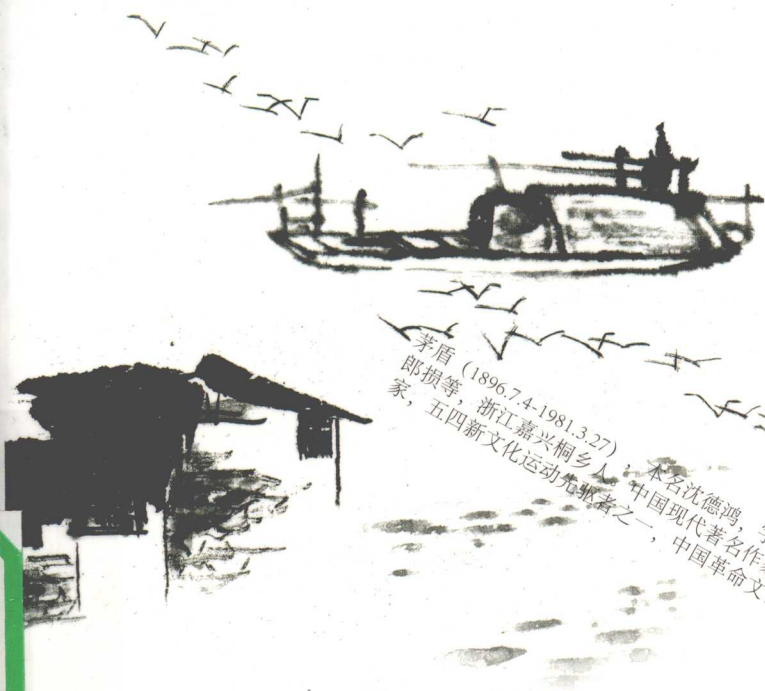


冰心 朱自清 曹禺 郭沫若 茅盾 老舍 戴望舒 舒新城 闻一多 萧红 徐志摩 沈从文 沈从文 郁达夫 徐志摩 冰心 朱自清 曹禺 郭沫若 茅盾 老舍 戴望舒 舒新城 闻一多 萧红 徐志摩 沈从文 沈从文 郁达夫 徐志摩

茅盾

小说名篇

——> 现代文学名家名篇



茅盾 (1896.7.4-1981.3.27) 本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有玄珠、方璧、郎损等，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中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小说名篇 / 茅盾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11
(现代文学名家名篇)
ISBN 978-7-5387-2841-5

I. 茅… II. 茅…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4249 号

茅盾小说名篇

作 者	茅 盾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赵 岩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927 发行科: 0431-86012939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960 1/16
字 数	236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茅盾小说

①

豹子头林冲 / 1

林家铺子 / 7

春 蚕 / 43

残 冬 / 63

大鼻子的故事 / 80

霜叶红似二月花 / 99



豹子头林冲

这一夜，豹子头林冲在床上翻来覆去，直过了三更，兀自一点儿睡意都没有。

日间那个杨志——那个因为失陷了花石纲丢官，现在却又打点些钱财想去钻门路再图个“出身”的青面兽杨志的一番话，不知怎地只在林冲心窝里打滚。

他林冲，一年多前何尝不曾安着现在杨志那样的心思；便是日间听着杨志那样气概昂藏的表白时，他林冲也曾心里一动，猛可地自觉得脸颊上有些热烘烘。但是在这月白霜浓的夜半，那青面兽的几句话便只能像油煎冷粽子似的格在林冲胸口，咽又咽不下去，呕又呕不出来，真比前番第一次听说自己的老婆被高衙内拦在岳神庙楼上调戏还难受。

虽说是会带了宝刀莽莽撞撞地闯进白虎节堂——是那样粗拙的林冲，有时候却也粗中有细；当他把一桩事情放在心上颠来倒去估量着的时候，他也会想到远远的过去，也会想到茫茫的将来，那时，他的朴野粗直的心，便好像被朴刀尖撩了一下虽然有些疼，可是反倒松朗些，似乎从那伤处漏出了一些些的光亮，使他对于人，我，此世界，此人生，都仿佛更加懂得明白。

现在是月光冷冷地落在床前，林冲睁圆了大眼睛看着发愣。

自家幼年时代的生活朦朦胧胧地被唤回来了。本是农家子的他，什么野心是素来没有的；像老牛一般辛苦了一世的父亲把浑身血汗都浇在几亩稻田里，还不够供应官家的征发；道君皇帝建造什么万寿山的那一年，父亲是连一副老骨头都赔上；这样的庄稼人的生活林冲是受得够了，这他才投拜了张教头学习武艺，“想在边庭上一刀一枪，也不枉父母生他一场。”

林冲，他从没到过所谓“边庭”。据他从乡村父老那里听来的传说，那是一片无边无垠的水草肥沃的地方，夕阳下时，成群的牛羊缓缓攒集到炊烟四起的茅屋的村落，然而远远地胡笳声动了，骑着悍马的氍笠子的怪样的“胡儿”会像旋风似的扫过这些村落，于是牛羊没有了，只剩下呼爷觅儿的汉人和烧残的茅屋：每逢这样的“边庭”的图画，在林冲想象中展开来的时候，他林冲的朴忠的农民意识便朦胧地觉到自己的学习武艺就不但是仅仅养活自己一张嘴，却有更加了不起的意义了。

“边庭”哪！这不熟识的“边庭”曾使豹子头林冲怎样地激昂呵！

但是在“八十万禁军教头”任上的第二年，他林冲看见了许多新的把戏；他毫无疑惑地断定那些口口声声说是要雪国耻要赶走胡儿的当朝的权贵暗底里却是怎样地献媚胡儿怎样地干那卖国的勾当！

林冲拿起拳头来在床沿猛捶一下，两只眼睛更睁得大了：

“咄！边庭上一刀一枪！——哈！”

眼前那个青面兽杨志不是还在做这样的梦么？他，这个“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应过武举，做过“殿司制使”的青面兽杨志，从前是不明不白落掉了官职，现在却又在那里想到高俅那厮手里不明不白地弄回个官儿来；他，这青面兽，一身好武艺，清白姓字，三代受了朝廷的厚恩，贵族的后裔的杨志，就会还有这样的幻想，可是他，豹子头林冲，自来不曾受过“赵官儿”半点好处的农家子的林冲，现在是再也不信那些鸟话了！

这样想着，林冲倒觉得杨志有点可怜。这位“三代将门之后”清白姓字的青面汉子，虽然还是竭力不让身体点污，还是想到边庭上一刀一枪替朝廷出力，虽然他的小小的欲望只不过封妻荫子，但是他这一片耿耿的孤忠大概终于要被他的主子们所孤负的罢。什么朝廷，还不是一伙比豺狼还凶的混帐东西！还不是一伙吮啐老百姓血液的魔鬼！

对于杨志的还打算向当道豺狼献媚妥协的那种行径，林冲只觉得太卑劣。自己是个农家子，具有农民的忍耐安分的性格，然而也有农民所有的原始的反抗性。他从没得罪过什么人，从来不想占便宜；可是他亦不肯忍受别人的欺侮。那时候，他要报复；要用仇人的血来洗涤他的耻辱！那时，他不管是高太尉呢，或是高衙内，或是什么陆虞侯，他简截地要他们的命！对于仇恨，他有好记性。自从那天冤屈地被做成了发配沧州道的罪案以后，他是除了报仇便什么幻想都没有。尽管他的丈人张教头怎样宽慰他，怎样说是“年灾月晦”，他到底要立下一纸“休书”给老婆，“放下一条心，免得两相耽误”。他已是下了决心，无论怎样将来只要报仇！再忍着气儿，守着老婆，过太平日子那样的想头，他早已绝对没有了！

流血，他不怕。但无缘无故杀人他亦不肯。因此前天那个什么白衣秀才王伦不肯收留他入伙，要他交纳什么“投名状”的时候，他从心底里直感得这个泼皮的秀才原也是高俅一类，不过居住在水泊罢了。完全为了自己个人的利害去杀一个平素无仇无怨的什么人，那不是豹子头林冲的性情！可是吃逼住了，他只好应承。他打算杀一个看来不是善良之辈的过路人。也是为此他守了三天还是交纳不出“投名状”。

不料最后却又碰到了这倒霉的青面兽杨志！

暴躁突在林冲胸头爆炸开来，他皱着眉毛向墙上的朴刀望了一眼，翻身离床，拿了那朴刀，便开了房门出来。

前几天的宿雪还没消融，映着月光，白皑皑的照得聚义厅前那片广场如同白昼一般；夜来的朔风又把这满地的残雪吹冻了，踏上去只是簌簌地作响。林冲低着头，倒提了朴刀，只顾往前走。左边大柏树上一群睡鸟忽然扑扑地惊飞起来，绕着树顶飞了一个圈子，便又一个一个落进巢里去了。林冲猛可地曳住了脚步，抬头看天。半轮冷月在几片稀松的冻云中间浮动，像是大相国寺的鲁智深手下的破落户泼皮涎着半边脸笑人。几点疏

星远远地躲在天角，也在对林冲眯眼睛。

站着看过一会儿，林冲剔起眉毛，再往前走。然而一个“转念”——那是像他那样粗中有细的人儿常常会发生的“转念”，清清楚楚地落到他意识上来了。

“到底要结果哪一个？”

经这么自己一问，林冲倒弄糊涂了。昨天在山坡下和青面兽厮杀的时候，他是一刀紧一刀地向敌人的要害处砍去的。虽然和这位“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腮边微露些少赤须”的汉子，原来亦是无仇亦无怨，但作为一个不是无抵抗的善良安分的老百姓而言，林冲那时候却觉得在“刀枪无情”的理由下伤害了那汉子的生命，原是冠冕堂皇，问心无愧的。可是现在？现在呢！尽管这青面汉子在他豹子头林冲眼前已经剥露出更卑污的本相，然而好像是将他从卧房中赶出来，乘他睡眼朦胧就一刀砍了那样的事，也不是豹子头林冲做的。这须吃江湖上好汉们耻笑哪！

楞着眼睛遥望那聚义厅前的两排戈矛剑戟，林冲的杀心便移到了下意识中的第二个对象。是那王伦！那白衣秀才王伦！顶了江湖上好汉的招牌却在这里把持地盘，妒贤嫉能，卑污懦怯的王伦！在豹子头林冲的记忆中，“秀才”这一类人始终是农民的对头，他姓林的一家门从“秀才”身上不知吃过多少亏。他豹子头自己却又落到这个做了强盗的秀才的手里！做了强盗的秀才也还是要不得的狗贼！

林冲睁圆了怒目向四下里眺望。好一个雄伟的去处呀！方圆八百余里，港汊环抱，四面高山，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三五百丈见方的平地，是一个好去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争不成便给王伦那厮把持了一世，却叫普天下落魄的好汉，被压迫的老百姓，受尽了腌臢气！

像从新下了决心似的，林冲挺起朴刀，托开左手，飞步抢过聚义厅前，便转向右首耳房奔去。

“嘿，那厮来者是谁？”

望见前面十多步处有两个黑影，又听到了这一声吆喝，林冲便摆开步武，将朴刀抱在怀里，定睛朝前面瞅。

“呀，林教头，是你！”

“呀，林头领！”

走近了时这么招呼着的两个巡夜的小喽罗都做出一副吃惊的脸相来。林冲把眼瞅着这两个不说话。不是没了主意，却是在踌躇；他的不忍多杀不相干人的本性又兜头扑回来了。

“林教头，半夜三更，到这里，要什么？”

虽是这么一句平常的询问，在林冲心上却蓦地勾起前番误入“白虎节堂”那回事情，忍不住抬头望了一眼。明明白白是“聚义厅”，不是“白虎堂”！

“林头领好武艺，这早晚也还在打熬力气！”

这话是提醒了林冲了，下意识地竟然点头；但是随即耳根上发热，心里惭愧这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撒谎。

他，一身好武艺的豹子头林冲却没有一颗相称的头脑呢！这周围八百里的梁山泊，这被压迫者的“圣地”的梁山泊，固然需要一双铁臂膊，却更需要一颗伟大的头脑。

看着他们两个巡夜小喽罗的走远了的背影，林冲倒提着朴刀，头微微下垂，踏着冻雪，又走向自己的卧房去。一种新的形势在他心里要求估量价值。腌臢畜牲的王伦自然不配作山寨之主，但是谁配呢？要一位有胆略，有见识，江湖上众豪杰闻风拜服的人儿，才配哪！不乏自知之明的林冲本来是什么个人野心都没有的，而且也正惟其如此，现在他的想法是和先前提刀出房时颇不相同了。

“梁山泊又不是他的！我林冲在此又不是替他卖力！泼贼秀才算得什么？只是这地方可惜！”

他的农民根性的忍耐和期待，渐渐地又发生作用，使他平静起来。忍耐着一时罢，期待着，期待着什么大智大勇的豪杰罢，这像“真命天子”一样，终于有一天会要出现的罢！

这时清脆的画角声已经在寒冽的晨气中呜咽发响。

1930年8月10日写毕。

林家铺子

一

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噘起着小嘴唇。她攥下了书包，并不照例到镜台前梳头发搽粉，却倒在床上看着帐顶出神。小花噗的也跳上床来，挨着林小姐的腰部摩擦，咪呜咪呜地叫了两声。林小姐本能地伸手到小花头上摸了一下，随即翻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就叫道：

“妈呀！”

没有回答。妈的房就在间壁，妈素常疼爱这唯一的女儿，听得女儿回来就要摇摇摆摆走过来问她肚子饿不饿，妈留着好东西呢，——再不然，就差吴妈赶快去买一碗馄饨。但今天却作怪，妈的房里明明有说话的声音，并且还听得妈在打呃，却是妈连回答也没有一声。

林小姐在床上又翻一个身，翘起了头，打算偷听妈和谁谈话，是那样悄悄地放低了声音。

然而听不清，只有妈的连声打呃，间歇地飘到林小姐的耳朵。忽然妈的嗓音高了一些，似乎很生气，就有几个字听得很分明：

——这也是东洋货，那也是东洋货，呃！……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发时候颈脖子上粘了许多短头发似的浑身都烦躁起来了。正也是为了这东洋货问题，她在学校里给人家笑骂，她回家来没好气。她一手推开了又挨到她身边来的小花，跳起来就剥下那件新制的翠绿色假毛葛驼绒旗袍来，拎在手里抖了几下，叹一口气。据说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驼绒都是东洋来的。她撩开这件驼绒旗袍，从床下拖出那口

小巧的牛皮箱来，赌气似的扭开了箱子盖，把箱子底朝天向床上一撒，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就滚满了一床。小花吃了一惊，噗的跳下床去，转一个身，却又跳在一张椅子上蹲着望住它的女主人。

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全都不能穿了么？可是她——舍不得，而且她的父亲也未必肯另外再制新的！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儿红了。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么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

“呃——”

忽然房门边来了这一声。接着就是林大娘的摇摇摆摆的瘦身形。看见那乱丢了一床的衣服，又看见女儿只穿着一件绒线短衣站在床前出神，林大娘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愈是着急，她那个“呃”却愈是打得多，暂时竟说不出半句话。

林小姐飞跑到母亲身边，哭丧着脸说：

“妈呀！全是东洋货，明儿叫我穿什么衣服？”

林大娘摇着头只是打呃，一手扶住了女儿的肩膀，一手揉磨自己的胸脯，过了一会儿，她方才挣扎出几句话来：

“阿囡，呃，你干么脱得——呃，光落落？留心冻——呃——我这毛病，呃，生你那年起了这个病痛，呃，近来越发凶了！呃——”

“妈呀！你说明儿我穿什么衣服？我只好躲在家里不出去了，他们要笑我，骂我！”

但是林大娘不回答。她一路打呃，走到床前拣出那件驼绒旗袍来，就替女儿披在身上，又拍拍床，要她坐下。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脚边，昂起了头，眯细着眼睛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然后它懒懒地靠到林小姐的脚背上，就林小姐的鞋底来磨擦它的肚皮。林小姐一脚踢开了小花，就势身子一歪，躺在床上，把脸藏在她母亲的身后。

暂时两个都没有话。母亲忙着打呃，女儿忙着盘算“明天怎样出去”；这东洋货问题不但影响到林小姐的所穿，还影响到她的所用；据说她那只常为同学们艳羡的化妆皮夹以及自动铅笔之类，也都是东洋货，而她却又爱这些小玩意儿的！

“阿囡，呃——肚子饿不饿？”

林大娘坐定了半晌以后，渐渐少打几个呃了，就又开始她日常的疼爱女儿的老功课。

“不饿。喂，妈呀，怎么老是问我饿不饿呢，顶要紧是没有了衣服明天怎样去上学！”

林小姐撒娇说，依然那样拳曲着身体躺着，依然把脸藏在母亲背后。

自始就没弄明白为什么女儿尽嚷着没有衣服穿的林大娘现在第三次听得了这话儿，不能不再注意了，可是她那该死的打呃很不作美地又连连来了。恰在此时林先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字条儿，脸上乌霉霉地像是涂着一层灰。他看见林大娘不住地打呃，女儿躺在满床乱丢的衣服堆里，他就料到了几分，一双眉头就紧紧地皱起。他唤着女儿的名字说道：

“明秀，你的学校里有什么抗日会么？刚送来了这封信。说是明天你再穿东洋货的衣服去，他们就要烧呢——无法无天的话语，咳……”

“呃——呃！”

“真是岂有此理，哪一个人身上没有东洋货，却偏偏找定了我们家来生事！哪一家洋广货铺子里不是堆足了东洋货，偏是我的铺子犯法，一定要封存！咄！”

林先生气愤愤地又加了这几句，就颓然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呃，呃，救苦救难观世音，呃——”

“爸爸，我还有一件老式的棉袄，光景不是东洋货，可是穿出去人家又要笑我。”

过了一会儿，林小姐从床上坐起来说，她本来打算进一步要求父亲制

一件不是东洋货的新衣，但瞧着父亲的脸色不对，便又不敢冒昧。同时，她的想象中就展开了那件旧棉袄惹人讪笑的情形，她忍不住哭起来了。

“呃，呃——啊哟！——呃，莫哭，——没有人笑你——呃，阿囡……”

“阿秀，明天不用去读书了！饭快要没得吃了，还读什么书！”

林先生懊恼地说，把手里那张字条儿扯得粉碎，一边走出房去，一边叹气跺脚。然而没多几时，林先生又匆匆地跑了回来，看着林大娘的面孔说道：

“橱门上的钥匙呢？给我！”

林大娘的脸色立刻变成灰白，瞪出了眼睛望着她的丈夫，永远不放松她的打呃忽然静定了半晌。

“没有办法，只好去斋斋那些闲神野鬼了——”

林先生顿住了，叹了一口气，然后又接下去说：

“至多我花四百块。要是党部里还嫌少，我拚着不做生意，等他们来封！——我们对过的裕昌祥，进的东洋货比我多，足足有一万多块钱的码子呢，也只花了五百块，就太平无事了。——五百块！算是吃了几笔倒账罢！——钥匙！咳！那一个金项圈，总可以兑成三百块……”

“呃，呃，真——好比强盗！”

林大娘摸出那钥匙来，手也颤抖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林小姐却反不哭了，瞪着一对泪眼，呆呆地出神，她恍惚看见那个曾经到她学校里来演说而且饿狗似的盯住看她的什么委员，一个怪叫人讨厌的黑麻子，捧住了她家的金项圈在半空里跳，张开了大嘴巴笑。随后，她又恍惚看见这强盗似的黑麻子和她的父亲吵嘴，父亲被他打了，……

“啊哟！”

林小姐猛然一声惊叫，就扑在她妈的身上。林大娘慌得没有工夫尽打呃，挣扎着说：

“阿囡，呃，不要哭，——过了年，你爸爸有钱，就给你制新衣服，——呃，那些狠心的强盗！都咬定我们有钱，呃，一年一年亏空，你爸爸做做肥田粉生意又上当，呃——店里全是别人的钱了。阿囡，呃，呃，我这病，活着也受罪，——呃，再过两年，你十九岁，招得个好女婿。呃，我死也放心了！——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呃——”

二

第二天，林先生的铺子里新换过一番布置。将近一星期不曾露脸的东洋货又都摆在最惹眼的地位了。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办法，写了许多“大廉价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贴在玻璃窗上。这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正是乡镇上洋广货店的“旺月”。不但林先生的额外支出“四百元”指望在这时候捞回来，就是林小姐的新衣服也靠托在这几天的生意好。

十点多钟，赶市的乡下人一群一群的在街上走过了，他们臂上挽着篮，或是牵着小孩子，粗声大气地一边在走，一边在谈话。他们望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绿绿的铺面，都站住了，仰起脸，老婆唤丈夫，孩子叫爹娘，啧啧地夸奖那些货物。新年快到了，孩子们希望穿一双新袜子，女人们想到家里的面盆早就用破，全家合用的一条面巾还是半年前的老家伙，肥皂又断绝了一个多月，趁这里“卖贱货”，正该买一点。林先生坐在账台上，抖擞着精神，堆起满脸的笑容，眼睛望着那些乡下人，又带眊着自己铺子里的两个伙计，两个学徒，满心希望货物出去，洋钱进来。但是这些乡下人看了一会，指指点点夸奖了一会，竟自懒洋洋地走到斜对门的裕昌祥铺面前站住了再看。林先生伸长了脖子，望到那班乡下人的背影，眼睛里冒出火来。他恨不得拉他们回来！

“呃——呃——”

坐在账台后面那道分隔铺面与“内宅”的蝴蝶门旁边的林大娘把勉强

忍住了半晌的“呃”放出来。林小姐倚在她妈的身边，呆呆地望着街上不作声，心头却是卜卜地跳；她的新衣服至少已经走脱了半件。

林先生赶到柜台前睁大了妒忌的眼睛看着斜对门的同业裕昌祥。那边的四五个店员一字儿摆在柜台前，等候做买卖。但是那班乡下人没有一个走近到柜台边，他们看了一会儿，又照样的走过去了。林先生觉得心头一松，忍不住望着裕昌祥的伙计笑了一笑。这时又有七八人一队的乡下人走到林先生的铺面前，其中有一位年青的居然上前一步，歪着头看那些挂着的洋伞。林先生猛转过脸来，一对嘴唇皮立刻嘻开了；他亲自兜揽这位意想中的顾客了：

“喂，阿弟，买洋伞么？便宜货，一只洋卖九角！看看货色去。”

一个伙计已经取下了两三把洋伞，立刻撑开了一把，热刺刺地塞到那年青乡下人的手里，振起精神，使出夸卖的本领来：

“小当家，你看！洋缎面子，实心骨子，晴天，落雨，耐用好看！九角洋钱一顶，再便宜没有了！……那边是一只洋一顶，货色还没有这等好呢，你比一比就明白。”

那年青的乡下人拿着伞，没有主意似的张大了嘴巴。他回过头去望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又把手里的伞颠了一颠，似乎说：“买一把罢？”老头子却老大着急地吆喝道：

“阿大！你昏了，想买伞！一船硬柴，一古脑儿只卖了三块多钱，你娘等着量米回去吃，哪有钱来买伞！”

“货色是便宜，没有钱买！”

站在那里观望的乡下人都叹着气说，懒洋洋地都走了。那年青的乡下人满脸涨红，摇一下头，放了伞也就要想走，这可把林先生急坏了，赶快让步问道：

“喂，喂，阿弟，你说多少钱呢？——再看看去，货色是靠得住的！”

“货色是便宜，钱不够。”

老头子一面回答，一面拉住了他的儿子，逃也似的走了。林先生苦着脸，踱到账台里，浑身不得劲儿。他知道不是自己不会做生意，委实是乡下人太穷了，买不起九毛钱的一顶伞。他偷眼再望斜对门的裕昌祥，也还是只有人站在那里看，没有人上柜台买。裕昌祥左右邻的生泰杂货店万牲糕饼店那就简直连看的人都没有半个。一群一群走过的乡下人都挽着篮子，但篮子里空无一物；间或有花蓝布的一包儿，看样子就知道是米：甚至一个多月前乡下人收获的晚稻也早已被地主们和高利贷的债主们如数逼光，现在乡下人不得不一升两升的量着贵米吃。这一切，林先生都明白，他就觉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间接的被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夺去了。

时间渐渐移近正午，街上走的乡下人已经很少了，林先生的铺子就只做成了一块多钱的生意，仅仅足够开销了“大廉价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的广告费。林先生垂头丧气走进“内宅”去，几乎没有勇气和女儿老婆相见。林小姐含着一泡眼泪，低着头坐在屋角；林大娘在一连串的打呃中，挣扎着对丈夫说：

“花了四百块钱，——又忙了一个晚上摆设起来，呃，东洋货是准卖了，却又生意清淡，呃——阿囡的爷呀！……吴妈又要拿工钱——”

“还只半天呢！不要着急。”

林先生勉强安慰着，心里的难受，比刀割还厉害。他闷闷地踱了几步。所有推广营业的方法都想遍了，觉得都不是路。生意清淡，早已各业如此，并不是他一家呀；人们都穷了，可没有法子。但是他总还希望下午的营业能够比较好些。本镇的人家买东西大概在下午。难道他们过新年不买些东西？只要他们存心买，林先生的营业是有把握的。毕竟他的货物比别家便宜。

是这盼望使得林先生依然能够抖擞着精神坐在账台上守候他意想中的下午的顾客。